



记者 李静 张琪

40年后重逢

6月13日晚上7时,谭后先第一次坐飞机,从河北出发到重庆江北机场。表哥接到她,又赶了2个多小时的夜路,才到表哥家住下。谭后先没有晕机,但是坐车的时候,她还是一如往常地又晕车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表哥带着谭后先到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茅湾村,见到了她的亲生父亲谭德孝。此时的谭后先49岁,父亲谭德孝已经75岁。

这是时隔40年的父女重逢。

1982年左右,母亲李国书到学校接着谭后先,然后带姐姐谭后芳,弟弟谭后得一起走出了茅湾村。当时只有9岁的谭后先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带着他们离开,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,只是跟着母亲走。当天晚上,母亲李国书带着谭后先姐弟三人到一户人家(谭后先后来得知这户人家可能是自己外公家)住下。

第二天一早,两名男子带着他们母子四人离开。谭后先不清楚两名男子是什么人,不过她记得两名男子带他们坐船,下了船又坐火车。谭后先说:“我一直晕车,不知道走了多久。”下了火车,他们一路步行,终点是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黑堡乡东白城村的“养父”家。

谭后先记得,“两个男的离开时,养父给过他们钱。”也因此,谭后先怀疑,“我们可能是被拐卖的,但是具体情况我不确定。”

在养父家住了半年,母亲李国书说要回重庆老家看望外婆。“养父、四叔四婶商量着要留在家里一个孩子,当时母亲坚决不肯留下弟弟,而养父他们觉得我比姐姐机灵。”就这样,母亲李国书带着姐姐和弟弟回重庆老家,而谭后先“被选中”留在养父家。四婶的娘家也在重庆,所以,四叔四婶决定一起回趟重庆。临走前,母亲李国书告诉谭后先,“老二,我们还会回来。”但是,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四叔四婶回家后告诉谭后先,他们母子半路下了车。谭后先曾反反复复推敲这些线索,“不知道妈妈是不是经历了二次转卖。”从那以后,谭后先跟着养父一起生活,养父给她改名为“朱红英”。

在老家,谭后先没有把自己经历的这些波折和苦难告诉父亲谭德孝。因为排行老二,老家人都喊她“谭二”。父亲谭德孝带着谭后先去赶集,集市上的人都打听,“谭二,这么多年了,怎么回来的呢?”谭后先回答:“从网上找到的。”父亲谭德孝站在旁边不说话,只是那张爬满皱纹的脸上始终堆着笑容。

一个神秘地址

找家,一直是缠绕在谭后先心头的事。

母亲消失后,谭后先一个人在养父家生活就变得小心翼翼。养父排行老大,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。谭后先的养父和二叔一直没有娶妻,姑姑已经嫁人,四叔家有4个孩子。养父的生活过得紧巴,刚到养父家的前两年,谭后先没有上学,而是在四叔家帮着看孩子。谭后先记得,“四叔四婶待我有些刻薄,家里烙的饼都藏着,不会给我吃。”

谭后先念小学时,老师教他们学习写信。谭后先回家问养父,能不能给母亲写信。养父告诉她,“你写吧。”养父给了她一个地址,这是她母亲曾经留下的——“四川省江津县采家区十一村四组,李天玉。”

谭后先猜想,这个叫“李天玉”的人应该是自己的舅舅。于是,她在信中写下,“尊敬的舅舅:您好!我的妈妈有没有回家……”等了很多天,谭后先收到了“李天玉”的回信,信中回复,她的妈妈没有回去。

“看到回信,我的心就拔凉拔凉的。”谭后先把这封信件保留了一段时间,时不时拿出来看看,后来彻底失望,信件也就遗失了。

母亲李国书曾经在养父家拍过一张照片,谭后先把照片拿到照相馆修复后,凑合能看清母亲的模样。照片上的母亲,个子高高的,眼睛大大的。谭后先就将这个地址写



女子与家人失散四十年,一直期盼团圆

坎坷寻亲半生,依然在路上

一晃40年,谭后先通过一个“死去”的地址,辗转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然而再继续寻找母亲、姐姐和弟弟时,却犹如大海捞针。

当年母亲为何带着姐弟三人离开?后来母亲为何同姐姐和弟弟失踪?谭后先被困在这些迷雾中,等待着母亲、姐姐和弟弟回家团圆。



谭后先如今依然在寻亲。 受访者供图



谭后先的父亲

谭后先母亲年轻时的照片

通过张燕、梅宗其等人的帮忙,信息逐渐明朗。原来,因为方言的原因,谭后先把父亲的名字弄混了。谭后先的父亲名叫“谭德孝”,而不是“谭德学”,现家住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紫云茅湾村2组。

6月初,谭后先与谭德孝视频连线。谭后先觉得,自己跟父亲的脸型、眉眼都很像。隔着屏幕,父女俩痛哭流涕。

家门口的柚子树

6月份,谭后先在重庆老家住了十几天时间。

刚回家时,谭后先让父亲谭德孝带着她一起到老房子转了一圈。“家里原来是草房顶,后来翻盖成瓦房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家门口原来有一棵柚子树,我们姐弟仨经常在柚子树下玩。我们家后边都是山。老家的很多地方都跟我记忆中一样。”谭后先记得老房子原本有三间房,那就是他们一家五口的家。

当年,谭德孝从地里务农回家后,发现妻子孩子全部失踪,而他们却没有带走衣物。谭德孝就跑遍村里每一处角落,疯了似的四处寻找。据邻居梅宗其回忆,谭德孝号

召村里很多人帮忙找人,他们还一起去过李天玉家,但是最终没有找到这母子四人。几年寻亲无果,谭德孝就失望了。

在后来的一次人口普查中,母子四人的户口被注销,户口簿上只留下了谭德孝这一页。村里给谭德孝办了低保,他就坚持住在老房子里。谭德孝说,“万一等到他们回来呢。”

现在房子是新的,柚子树早已被砍掉,守在这里的人老了,失踪的人还没回来。

谭后先看到父亲满是皱纹的脸,心里揪成了一团,她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情绪,强忍着不敢哭出来。

父亲谭德孝说的重庆话,谭后先听不懂,邻居梅其宗就在一旁帮着翻译。谭德孝年轻时在村里打零工赚钱谋生,一直没出过远门。后来,邻居将一个孩子过继给谭德孝。过继时,养子28岁,已经结婚,现在养子50多岁。因为谭德孝辈分大,所以养子还是称呼他“谭么公”(四川叫么爷指的是对爷爷的兄弟中排行最小的弟弟的称呼)。如今,养子和他儿子都外出打工,平时主要是养子的儿媳妇在老家照顾谭德孝。

因为常年一个人独处,谭德孝变得沉默寡言。只有喝点酒以后,谭德孝的话才多一些,嘴里就会念叨着,“老大1971年五月初二出生,老二1973年农历三月廿五出生,老三1975年腊月三十出生……”

在父亲谭德孝家里,谭后先发现了父亲提前准备好的遗像和棺材。“当时我就崩溃了。”谭后先不敢想,父亲内心经过多少磋磨,才会决定自己为自己打算身后事。

饺子馆来电

与父亲团聚后,谭后先回到北京,继续在饺子馆工作。“为了生活嘛。”谭后先这些年记忆力有点差,她回忆自己到北京打工将近十个年头。

在谭后先18岁时,养父因为脑出血去世。姑姑和家人担心二叔没人管,就商量把养父的房子留给谭后先。她说,“为了让我立起门户,他们就给我介绍对象,对方是一个在这边打工的内蒙古人。”

“我当时觉得,没有什么依靠,在哪里都是生活。”谭后先在养父的房子里办了婚事,二叔也就跟着她生活。

谭后先本来以为结婚生子,就有了一个家。没想到,丈夫好吃懒做,家里的花销根本指望不上他。等到女儿上学后,谭后先就在周边村镇打零工。“孩子遭老罪了,有时候放学蹲在门口等我,有时候就到厂子里找我。”老房子偏偏漏雨,谭后先七拼八凑花了五万块钱把老房子翻新了一遍。几年后,二叔因癌症去世。养父和二叔的宅基地都留给了谭后先。“四叔四婶觉得没有我的话,宅基地就是他们的了。他们就一直对我怀恨在心,说我侵占了他们的地方。麻烦呐。”面对四叔四婶说闲话,谭后先始终忍气吞声。

最苦的时候,谭后先也不想离开。“我就是期盼着我妈妈,他们会回来。”

谭后先和丈夫育有一对儿女。“丈夫总是吃喝玩乐,我好不容易盖的房子,玻璃都被他砸得稀巴烂。原本孩子小,我们就凑合着过,避免让别人看笑话。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等孩子长大,我们就离婚了。”如今,谭后先的大女儿已经嫁人,儿子也已18岁。

谭后先到北京打工以后,经常回到河北看看老房子。关于母亲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?母亲为何两度“出走”?是因为两口子拌嘴一时动气,还是生活拮据而主动选择离开,又或是“两次被拐”?很多谜团还没有揭开,但谭后先来不及细究,她觉得能找到人就好。

饺子馆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人来吃饭,很多人在这里吃一顿饺子赶路回家,很多人带着家人一块来吃团圆饭。谭后先听到重庆口音时,总会拿出手机里妈妈的照片,问上一句,“有没有见过这个人?”

下班以后,同事们去跳广场舞。谭后先不愿意凑热闹,哪里清静她就往哪里走走。把一天的压抑排解掉后,谭后先回到饺子馆的集体宿舍。手机响起,谭后先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。

父亲问,“老二,你找到他们了吗?”